

报告文学

## 蒲魂铸雪 艺路长明

——景雪变的半世梨园春秋

■杨金贵

黄河之水劈开晋陕峡谷，在河东大地写下九曲回肠的文明史诗；蒲剧之韵破土而生，在岁月深处奏响千年不绝的艺术弦歌。这片舜禹建都、文脉绵延的土地，孕育了一批蒲剧名家，景雪变便是其中之一。半个多世纪，她将生命年轮与蒲剧命脉紧紧缠绕——从乡村戏台的懵懂学童，到扎根沃土、荫蔽后人的艺术常青树。她的名字，已成蒲剧从濒危到复兴，从乡土到世界传奇征程的鲜活注脚。这每一段足迹里，都奔涌着黄河儿女的坚韧，闪烁着艺术追光者的赤诚，更镌刻着文化传承者的使命与深情。

## 池畔初啼：苦难淬炼的艺术胚芽

1960年冬，中条山脚下段村的风格外凛冽。黄土坡上的枯草在风中瑟缩，农家土炕的余温难抵岁月的贫瘠。一个瘦弱女婴在此发出生命初啼，命运馈赠她不是温饱，而是近乎残酷的抉择——家徒四壁中，新生儿险些被遗弃于盐池乱滩。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死死抱住襁褓，也抱住了中国蒲剧未来的星辰。这劫后余生的开端，注定她的一生：艺术之路绝非花前月下低吟浅唱，而是从命运的裂缝挣扎而出，在苦难里汲取力量的倔强生长。

乱石滩柳枯了又发，小雪变在咸菜窝头的清苦里长出了灵秀。她天生一副漂亮嗓子，村里广播的戏文听一遍便能哼唱。田间地头是最初的舞台：锄头当枪，头巾作水袖，黄土高坡的风为她伴奏。1971年夏日，运城县蒲剧团在村口搭起，红绸锣鼓唤醒整个村庄。十一岁的小雪变挤在人群最前排，黑亮的眼睛瞪得圆又圆——台上演员戏服锦绣，唱腔高亢，身姿飘逸，如从另一个璀璨世界走来，那束穿越观众的舞台灯光劈开她灰暗的童年，照亮了她的前路与方向。

彼时父亲因车祸致残，母亲独自养活三个女儿。看着台上风光，小雪变心生戏根：“我要学戏，挣钱给爸爸看病，替妈妈减轻负担。”这句话落地，父母泪流满面。于雪变而言，艺术不是风花雪月，而是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谁能料想，这根瘦弱稻草日后会长成支撑一个剧种复兴的中坚与栋梁。

进团的日子是肉体与精神双重磨砺。“戏是苦虫，不打不成”——老艺人八个字，藏着戏曲传承最严苛的规矩。凌晨五点，月光未褪，练功场已响起她的脚步声。铁轭子绑腿一挂两小时，结束时吐出青绿色胆汁；三九寒天，老师扫净积雪，孩子们冰面练卧鱼功，寒风如刀割过肌肤；三伏酷暑，汗水滴地瞬间蒸发，衣衫湿透紧贴身体。物质匮乏更添艰辛，她把微薄工资全部补贴家用，啃二分钱咸菜度日。十五岁因主演《刘胡兰》涨的四元工资，便成了一个月伙食费。父亲“艺不压身，艺无止境”的叮嘱始终在耳，支撑她熬过无数日夜。

1972年，剧团回下段村演出，主演突发急病。导演目光落在角落偷学的女孩身上：“雪变，你敢上吗？”没有丝毫犹豫，她抬头声音清脆：“会！敢！”当这个村里走出去的小丫头穿着宽大戏服站在乡亲们面前，唱出第一句词，台下瞬间寂静——那是见证奇迹的沉默。随即掌声如潮水般涌来，淹没了戏台。父母泪水模糊了视线，他们知道：女儿命运从此刻起，已与这方戏台生死相依。

## 浴火成钢：从救场丫头到蒲剧领军

村口救场是命运偶然垂青，此后每一步都是血肉之躯在艺术峭壁的攀爬。1975年，十五岁的她迎来首个重要角色——现代戏《刘胡兰》中的主角。巧合的是，刘胡兰牺牲时也是十五岁。这份宿命契合让她对角色深有共情。为贴近人物，她买来《刘胡兰小传》反复研读，走遍英雄生活过的村庄，寻访亲历者。剧团大师傅心疼姑娘的刻苦，常在她黄糕底下藏几片肉。这份细碎温暖，成了艰苦岁月里难忘的一丝珍贵慰藉。

首演当晚，戏中刘胡兰面对铡刀坚定说出“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革命到底”，剧场陷入死寂，随即掌声雷动。十五岁的她圆满完成从“演角色”到“成为角色”的蜕变，一鸣惊人。

1978年，运城蒲剧团携传统剧目赴西安巡演。景雪变已成为主力演员，《打金枝》一举征服挑剔的西安戏迷。舞台上的她功底扎实、扮相秀丽、唱腔清脆，将升平公主骄纵可爱与通情达理完美融合。巡演入伙半年，赢得“又见当年王秀兰”高度评价。

1979年，她在《穆柯寨》中饰演穆桂英。为演好这个兼具花旦灵动与刀马旦英武的角色，她每天扎沉重大靠练功到凌晨两三点。持枪、转身、跳跃间尽显飒爽英姿，眼神唱腔里藏着女性柔美。从现代戏到传统戏，从花旦到刀马旦，她不断突破，为日后艺术巅峰埋下伏笔。

20世纪80年代，景雪变艺术之路步入快车道。1986年，主演《柜中缘》在山西省青年演员戏剧大赛斩获金奖。剧中控

线、搓麻等生活化动作，将日常与艺术完美融合。1990年，《宇宙锋》在山西省振兴蒲剧调演荣获金奖第一名；1992年在中国戏曲首届金三角交流演出斩获优秀表演奖。为打磨赵艳容复杂角色，她对镜琢磨眼神戏，水袖功练到极致——翻飞水袖时而如白虹贯日，时而如波浪翻卷，成为蒲剧表演典范。

1993年，《关公与貂蝉》在全国地方戏曲交流中，一举拿下北方片优秀表演奖第一名；1994年凭该剧荣获第四届文化部“文华表演奖”；1995年摘得第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蒲剧界领军人物。为塑造貂蝉，她深入研究三国历史，摒弃“红颜祸水”片面解读，展现美貌聪慧，刻画乱世无奈与大义。唱腔融合蒲剧高亢婉约，身段兼具柔美刚劲。

站在梅花奖颁奖台，镁光灯聚焦，掌声雷动，景雪变却异常平静。她在心里说：“这只是开始，艺术追求永无止境。”这份清醒的谦逊，让她从未停下脚步。

## 巅峰绽放：《山村母亲》从河东到世界

如果说前期艺术积累是溪流汇成江河，那么《山村母亲》的诞生便是江河奔涌入海。2004年，编剧将剧本交到景雪变手上，她一口气读完，泪水模糊双眼。这不是历史传奇或才子佳人故事，而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真实故事——一位平凡农村母亲为了儿子前程，忍痛隐瞒身份进城当保姆，默默承受思念委屈，用无私母爱守护孩子幸福。

故事里的山村母亲让她想起自己母亲，想起黄河岸边千千万万平凡而伟大的农村妇女。“这个角色我一定要演好，要为所有平凡的农村母亲发声。”带着这份初心，她开始深度打磨。为贴近人物，她放下舞台光环回到农村，与老母亲们同吃同住，沉浸式体验生活。她观察她们佝偻背影、皲裂双手，留意说话时小心翼翼的神情、走路时沉稳缓慢的脚步；跟着学纳鞋底、做饭、喂鸡，模仿哭泣时捂住嘴不让自己出声的习惯……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景雪变将生活细节提炼升华，创造出专属“山村母亲”的表演语汇：微微前倾身躯承载岁月与生活重压；欲言又止眼神藏着对儿子的牵挂，对身份的隐忍；朴实无华却饱含深情的唱腔，没有华丽技巧，却每个字都唱进观众心里。

2004年《山村母亲》首演后，开启连演两千场不落的神奇。从农村土台到城市剧场，从晋南运城到北京国家大剧院，从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到黄浦江畔大上海，所到之处无不轰动。荣誉随之而来：第十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2013年一举摘得中国戏剧二度梅花奖——她成为运城蒲剧界首位“梅开二度”的艺术家。站在领奖台，她深情地说：“这个奖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所有像山村母亲一样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女性，也属于滋养蒲剧成长的这片土地和乡亲们。”

更大的舞台在远方召唤。2015年，戏曲电影《山村母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专家赞誉“为地方戏曲电影创作树立典范”；2016年，该片与黄梅戏共同代表中国人入围第十三届世界民族电影节，这是蒲剧首次登上国际电影节舞台！

洛杉矶颁奖盛典上，当英文主持人念出“JingXuebian”，屏幕上闪过《山村母亲》剧照，五十六岁的景雪变恍如梦中。捧起“最佳女演员”奖杯瞬间，聚光灯照亮她眼中目光，也照亮蒲剧国际之路。世界民族电影节主席崔茜·莱纳盛赞：“这是中国地方剧种冲刺单项大奖的奇迹。”颁奖当晚，她在宴会厅听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观众吟唱《山村母亲》旋律时，文化被理解、被接纳的深深感动在心底翻涌。她突然明白：自己不仅是蒲剧表演者，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

## 薪火相传：从表演者到播种者

真正的艺术家不因禁在个人成就的象牙塔里。2002年，已是名满天下的景雪变作出让人不解的决定：出任运城文化艺术学校副校长，兼任市蒲剧青年实验团团长。彼时的她本可安享鲜花掌声，可看到日渐清冷的练功房、老艺人凋零、年轻人不愿学戏，心中涌起悲凉与责任感。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她深知剧种生命力不在个别艺术家的辉煌，而在代代相传的接班人。没有新鲜血液注入，五百年历史的蒲剧终有衰落。“没有蒲剧班，就意味着蒲剧没有下一代。我不能看着蒲剧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断了根。”带着这份执念，她毅然扛起蒲剧传承大旗，踏上“既当演员，又当老师”的双重征程。

2004年，她提出“校团融合、定向培养”模式，由学校与剧团联合创办戏剧人才培训工程，亲自遴选天赋好、悟性高、热爱蒲剧的新苗，组建蒲剧16班。创业初期艰难远超想象：没有固定排练场地，她带孩子们在操场、教室、楼道甚至地下室

练功；没有充足经费，她拿出积蓄补贴学生伙食费学费，甚至抵押房产借贷；四处奔走争取支持时，看尽眉高眼低，遭受冷遇质疑。晋城市上党梆子“梅花奖”演员张爱珍心疼地说：“雪变这罪是咋受的，换了别人，怕是早就撑不下去了！”

可她不仅撑下来，还闯出一片天地。为给孩子们争取稳定教学基地，她一次次向政府部门汇报，在征地报告里写下：“我们想有一个家，一个能让蒲剧传承下去的家！”这份执着坚守最终感动所有人，“蒲景苑”拔地而起——集练功房、演艺厅、公寓楼于一体的温暖家园。

教学中，景雪变是严格校长、无私严师，温暖“妈妈”。她延续老一辈戏曲艺人严苛要求，帽翅功、翎子功、水袖功、跷子功等几十个蒲剧特技都是必修课。她常对学生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艺术容不得半点敷衍，必须精益求精。”但她从不局限于传统模仿式教学，注重启发思考：“你为什么这样演？这个人物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你要让观众从你的表演里看到什么？”

生活里，她对学生的关爱细致入微。孩子们离开家乡求学，她主动扛起“妈妈”责任：衣服破了，她一针一线缝补；生病了，她整夜守在床边；想家了，她把孩子搂在怀里轻声安慰；她记得每个学生生日，到时间就准备好蛋糕礼物；她的办公室永远放着为孩子们准备的常用药、点心水果。这份无私关爱让孩子们亲切地称呼她“校长妈妈”。

为学生积累实战经验，她带他们深入基层，走遍晋陕豫黄河金三角乡村戏台。行程路上吃干粮喝凉水是家常便饭，可看到乡亲们早早坐在戏台前等候，听到台下热烈喝彩声，孩子们便充满活力。她还四处争取机会，带学生登上央视、省级卫视等国家级、省级舞台。

二十年耕耘不辍，终得桃李满天下。截至2024年，从她手中走出的学生里已有64朵“小梅花”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评选中绽放。全国小梅花奖、山西省杏花奖获得者张雪，在《扈家庄》中饰演扈三娘第一名派艺术风采；中国梆子大会金奖第一名获得者南征成为蒲剧青年一代佼佼者；还有无数学生活跃在全国各地戏曲舞台。

2024年12月22日、23日，“坚守艺术理想——景雪变教学团队‘戏剧人才培养工程20年’汇报演出”在蒲景苑举办。两天的展演中，15部经典剧目轮番上演。展演期间，一场特殊收徒拜师仪式令人动容——“小梅花”奖获得者仝盟萌向景雪变恭敬行拜师礼，景雪变亲手赠送自己传记，在扉页写下勉励话语。这一幕是蒲剧艺术薪火相传的生动写照，也是她半生耕耘的最好回报。

## 春晚荣光：五十一秒响彻华夏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步入花甲之年的景雪变并未离开挚爱的舞台，反而以更饱满热情为蒲剧推广发展奔走。2023年1月21日除夕之夜，历史性时刻悄然降临——蒲剧首次登上央视春晚大舞台。这是蒲剧发展史的里程碑，也是景雪变数十年坚守的最好见证。

登上春晚的是蒲剧经典剧目《柜中缘》选段，景雪变六十岁变十六岁。短短五十一秒表演，凝聚着她毕生的艺术功力，也凝聚着蒲剧五百年文化底蕴。舞台上，她饰演的许翠莲素雅戏服，扮相清丽，捻线、搓麻动作细腻传神，唱腔清脆婉转，带着蒲剧独有的高亢柔美。这一秒对于四小时春晚而言仅为万分之一，可对于蒲剧来说却是半个多世纪的等待坚守，是从乡土走向全国的重要跨越。

当被问及春晚为何选择蒲剧，导演回答饱含温度：“新时代，每一个传统剧种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都不能落下！”这句话传入景雪变耳中瞬间，她热泪盈眶。五百年蒲剧终于走上国家最高舞台，被全国观众看见喜爱——这不是个人荣耀，而是蒲剧在新时代的重生宣言。

春晚亮相让蒲剧彻底“火”了。无数观众通过屏幕爱上这门古老艺术，蒲剧关注度与影响力大幅提升。这份荣光并未停止：2025年春节戏曲晚会上，景雪变再次登上央视舞台，用悠扬蒲剧唱腔为全国人民送上新春祝福。

2023年，应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角儿来了》栏目特邀，景雪变带领40余名演职人员参加节目录制。节目中，她以平和真挚语气回顾从艺50余年艺术历程，讲述与蒲剧结缘的百味人生。录制现场，她与弟子们共同表演《柜中缘》《穆柯寨》选段，再现经典剧目魅力。节目中，她挑选“变故”与“转变”作为人生关键词——一个“变”字勾勒出她与蒲剧相伴的风雨人生。

2023年10月8日晚节目播出后，运城多位青年蒲剧演员通过央视荧屏向全国观众展示古老剧种的青春力量，成为蒲剧在央视荧屏的又一高光时刻。

## 评审担当：为戏曲事业护航

退休后的景雪变虽减少了舞台演出，却从未离开戏曲领域，反而多了许多新身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审验收委员会委员、全国青少年戏曲比赛评审委员会评委、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委、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评委……从舞台中央表演者到评审席上评判者，角色转换带来视角升华，不变的是对戏曲事业的热爱担当。

评审席上的她是公认“严评委”。每次评审前，她提前熟悉每个剧目剧本、演员资料；观看演出时，手中笔记本密密麻麻记录每个演员优点不足、每个剧目亮点与改进方向。评审过程中，她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以专业眼光客观判断。有人劝她“不用这么严格”，她坚定回答：“艺术没有‘差不多’。评审不仅是打分，更是为戏曲事业把好关、引好路。我今天放水，明天倒下的可能就是整个戏曲界的标准。”

然而，她的“严”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挑剔，而是带着温度的指引帮扶。评审结束后，她常主动找年轻演员交流，耐心指出表演中问题，分享多年艺术经验；遇到有潜力却缺乏机会的年轻演员，她主动牵线搭桥推荐平台。她还将数十年艺术实践与教育思考整理成册，出版著作《我心永在舞台——景雪变戏剧艺术与教育思考》。书中没有华丽辞藻，却满是真挚感悟与实用经验，成为无数戏曲从业者与爱好者的“指路明灯”。

每次遇到热爱戏曲的后辈，她都会主动赠送这本书，在扉页写下勉励话语：“不忘初心，精益求精”“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坚守才能艺术高峰”。除了评审工作，她还被运城学院聘为特聘教授、音乐系学科带头人，定期走进校园授课讲座，分享艺术经历感悟，为戏曲人才培养助力。

她常说：“我这辈子就和戏曲绑在一起了。蒲剧是我的命，戏曲是我的根。能为戏曲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看着戏曲行业越来越好，看着更多年轻人爱上戏曲、传承戏曲，我就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这份简单真挚的心愿，藏着对戏曲事业最深沉的热爱，也藏着一位老艺术家的责任担当。

## 初心永驻：蒲韵长明照来入

如今的景雪变已年过花甲，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痕迹，却从未磨灭眼中对蒲剧的热爱光芒。她依旧保持多年习惯，每天清晨准时来到蒲景苑，看着孩子们在练功房挥汗如雨，听着熟悉蒲剧唱腔在空气中回荡，脸上浮现母亲般温暖微笑。

有人劝她：“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该好好歇歇享受生活了。”她总是笑着摇头：“歇不了啊。蒲剧是我的命，只要我还能动，就不会停下为蒲剧奔波的脚步。看着蒲剧传承下去、发展起来，看着孩子们成长成才，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多年来，她获得的荣誉数不胜数：“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山西省十大文化领军人才”“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个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9年被授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2022年荣获蒲剧艺术传承功勋奖……可在她心中，真正的荣誉从来不是奖杯证书，而是那些朴素真挚的瞬间：下乡演出时老戏迷紧握她的手说“听了你一辈子的戏，有你的蒲剧，我们心里就踏实”；教师节时已成名的弟子从四面八方发来祝福；国际舞台上不同肤色观众竖起大拇指说“蒲剧真棒”；看到弟子们在舞台绽放光彩，看到蒲剧被越来越多年轻人喜爱……

景雪变的一生与蒲剧相伴相生，是用坚守奉献书写的。她的成长藏着黄河儿女的坚韧执着；她的精神是对艺术的虔诚敬畏；她的磨炼是岁月赋予的勋章；她的境界是超越个人得失的胸怀；她的成果是经典剧目与优秀人才；她的影响力是让蒲剧走出乡土走向世界。

黄河奔涌不息，带着千年文明向东而去；蒲韵代代相传，载着百年坚守温暖岁月。景雪变就像蒲剧艺术长廊中的一束光，照亮蒲剧传承之路，温暖无数热爱戏曲的心灵；她又像一棵常青树，扎根蒲剧土壤，汲取生活养分，也为蒲剧发展遮风挡雨孕育希望。她的故事早已超越个人奋斗历程，成为蒲剧在新时代涅槃重生的缩影，也成为一曲传统艺术传承发展的赞歌。

……

蒲魂铸就傲雪骨，艺路长明不夜天。景雪变——这位蒲剧的女儿，时代的歌者，永远走在路上的传承者，用一生诠释“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用热爱担当温暖一方艺术，照亮一条道路，唤醒一个时代对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未来的日子里，她依旧会在梨园天地带着初心热爱继续前行。而蒲剧的旋律，也会随着如景雪变一样艺术家的坚守传承，在岁月长河中永远铿锵，永远明亮，响彻一个又一个百年，见证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生生不息，光大弘扬！

随笔偶寄

提到小寒，我们总会想起那份入骨的清冷，而古人的诗心，恰在这天凝冰的节气里，开出了最晶莹的花。元旦刚过，万象更新，让我们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去触摸那份被时间封存的寒意与温暖。古诗词里的“小寒”，是清冷，更是人间温存。

“晓日初长，正锦里轻阴，小寒天气。”千年前的词人笔触轻轻一点，便为我们勾勒出小寒时节的天光底色。这是一年中最为清冷孤峭的时段，天地间阳气深藏，寒气凛冽。然而，这份“寒”，在诗人的世界里，却从不单薄。它被赋予了千般意蕴，既是自然的节律，也是心灵的刻痕，更在清冷的外壳下，包裹着人世间最朴素的温暖。

寒意入骨，亦是诗心澄澈时。小寒之“小”，并非形容其冷之轻微，而指寒气积久而未至极。这份“将达未达”的凛冽，在诗人的信仰中，被无限放大，成就了无数精微的刻画。

元稹的《咏廿四气诗·小寒十二月节》堪称一部节气“纪录片”：小寒连大吕，欢鹊垒新巢。拾食寻河曲，衔柴绕树梢。霜鹰逐北雀，雉雉隐丛茅。莫怪严凝切，春冬正月交。诗中全无萧瑟，反而一派生机。喜鹊感知到阳气萌动，开始筑巢；霜鹰盘旋向北，野鸡在草中鸣叫。诗人敏锐地捕捉到自然界中那些微妙的、趋向温暖的信号。在他看来，这极致的严寒，正是冬春交替的前奏。这份对物候的细致观察与通达的宇宙观，让寒意褪去了可怖的外衣，显露出时序轮转的庄严与必然。

而真正的苦寒，则散落在那些漂泊孤独的诗人身上，淬炼出诗人的筋骨。杜甫在《小寒食舟中作》里写道：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此时诗人年老多病，漂泊湖湘。诗中虽有蝴蝶轻鸥的闲适之景，但底色却是“愁看直北是长安”的深沉家国之忧。小寒时节的清冷，恰好映照了他生命的暮年与心境的苍凉，那份寒意，是从肌肤直抵心底的。

孤冷外象下，是暖意氤氲的人间。若说对自然之寒的描写体现了诗人的观察力，那么对人间温情的书写，则彰显了诗心最柔软的内核。小寒诗词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不是“寒”，而是“御寒”。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这首《问刘十九》虽未直言小寒，却堪称冬日邀饮的千古绝唱。新酿的米酒，朴拙的火炉，

## 围炉诗话

■任志民

在暮色苍茫、大雪将至的寒意背景下，被衬托得无比温暖诱人。这里的暖，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它是一份在严寒中对友情的笃定召唤，是足以对抗整个冬天寂寞的热烈人情。小寒时节，一杯酒、一炉火、一位知己，便构成了最完美的御寒体系。

这份世俗的暖意，在陆游的诗中则化为日常的满足与淡淡的忧虑。他在《幽居冬日》中自述：箭箬临书卷，衰翁送酒杯。小寒那用毡，幽事不须媒。年老幽居，以射箭读书自娱，有酒即饮。他看似潇洒地说，小寒节气哪还需要什么“驱寒帖”（古时御寒习俗），心中有幽趣，自然不惧寒冷。

在《窗前木芙蓉》中，范成大流露出对家人的牵挂：辛苦孤花破小寒，花心应似客心酸。更凭羌女留连夜，未作飘风怨绿筠。诗人以寒风中孤零零绽放的花自况，那份“心酸”里，

既有羁旅之愁，也定有对家人的思念。这份牵挂，是另一种形态的温暖，是情感纽带在寒冷季节里最坚韧的维系。

节气如诗，在时间刻度上安顿身心。古人将二十四节气融入诗词，绝非简单的景物描摹。它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行为，是在亘古不变的自然节律中，为漂泊的人生寻找坐标，为敏感的心灵求得安顿。

小寒，处于“二九”“三九”之间，是理论上最冷的时节。诗人敏锐地感知到这一点，并将这种感知审美化、哲理化。他们通过诗词，完成了一次次与天地、与自我、与亲友的深度对话。在杜甫那里，是家国忧思与个人困顿的交响；在白居易那里，是友情的炽热召唤；在陆游那里，是困居的自得；在范成大那里，是漂泊的孤寂；在元稹那里，则是顺应天时的达观。

古诗词中的小寒节气生活韵致教会我们，真正的“御寒”，不仅仅是增添衣物，升腾炉火，更是精神的丰盈与情感的联结。是在一年最冷的时节，依然能看见喜鹊筑巢的生机，能珍惜红泥火炉旁的相聚，能在孤寂中保持内心的澄澈与操守。

今日，我们或许不再为严寒所苦，但那份由节气触发的、对时间流逝的敏感，对人情温暖的渴求，对自然律动的敬畏，却穿越千年，依然鲜活。当小寒再度来临，不妨静下心来，读一读这些古老的句子。那穿越千年而来的寒意，或许正能冷却我们心头的浮躁；而那字里行间不灭的暖意，也足以慰藉每一个现代人，在这循环往复的时光里，寻得一份笃定与安然。

图 明 任 志 民 文 采 游 历 月 夜 归 舟 景 色 诗 境



鸛雀楼

文旅精粹运城主题美术精品展作品选登  
稷峰叠翠 王俊明 作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美术家协会提供

本版责编 游映霞 校对 李静坤 美编 冯潇楠